

散文

红荆树

王翠玲

我出生在胜利油田的孤岛,童年的世界是一望无垠的芦苇荡。苇荡丛中,除了高高的井架,还有一丛丛蓬蓬勃勃红色的树。父亲说,那是红荆,长不成树。于是,我常常在荒原上寻找“树”的影子。

孤岛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尤其在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地恣意狂奔。风挟沙走,沙助风威,“黄龙”腾挪,烟尘滚滚。一团团干枯的芦苇在呼啸声中被连根拔起,跌跌撞撞地四处飘飞……而此时,红荆如同战天斗地的石油人,与风沙展开顽强搏斗。

红荆,是十分有趣的植物,柽柳科,也叫三春柳,属落叶小乔木。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为淡淡的红色,抗旱、防沙耐碱,能在荒凉贫瘠中生存,显得格外神圣。它的根茎很有韧性,细的可以编筐,粗的可以做简单的农具,在炊烟袅袅的年代,干枝还可以当柴烧。

红荆耐旱,在气候恶劣、杳无人迹的荒原上都能生根发芽,且家族逐步壮大。它给泛着碱花的荒原带来一抹绿色。没有脉络清晰的宽大叶片,它的叶子只是一串串勾连相连,弱小含羞,沿着枝条从根到梢挂着一片片深情的绿意。

工作后,我的岗位是一线采油女工。巡井途中,小路两旁随处可见的红荆有一米多高,开着似锦如霞的粉红色小花,小小的叶片挂在粗糙而富有弹性密集的棕红色枝丫间。当春风吹来的时候,它以自己的一抹绿色给石油人悄然带来春的消息,让沉寂的荒原顿时生色。

五月是红荆开花的旺季,沉寂了一冬的红荆渐次苏醒过来。花朵似米兰花,色呈紫红,有的灰白,有的淡绿,有的粉红……花序稠密,开满黄米大小,粉红色的花蕾,喧喧嚷嚷,沸沸扬扬。红荆的花绚烂多彩,米粒般大小,一串串一条条梳束成飘逸的穗子,如毛茸茸的“狗尾巴”,飘散着湿润的咸腥味。撸一把干手中,软绵绵地成为一团粉末子,远远望去,像是一簇簇燃烧在荒原上的火焰。

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荆条开花也容易被忽视,但是荆条花蜜却是极好的蜜。

在荒原上成长,在石油队伍中锻炼,我逐渐认识到盐碱滩上的红荆犹如沙漠里的胡杨树,有个性,有血性,犹如石油人不惧严酷环境、不向困难低头,坚韧不拔,顽强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不会气馁、放弃。根紧紧地抓住脚下的土地,枝条争取着头顶上的每一寸阳光,珍惜大自然赋予的每一滴雨水和晨露,奋力生长,成为荒原上最耀眼的颜色。

穿行在油区,看到石油人用刚强的身躯、无畏的勇气、拼搏向上的精神,在这片盐碱滩上建起的这座大油田,人们也会由衷地把石油人与红荆等同。

如今的孤岛,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奋斗,早已是一派花红柳绿、郁郁芬芳醉万家的景象。这片野趣天成的莽莽香雪海,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新天地。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诗歌

风,从耳畔吹过

邵亮

傍晚,我站在塔顶
看见落日的余晖把天际映得绯红
把塔楼映成金色
宛如童话中的城堡
守望中
夜色降临了
风,从耳畔吹过

午夜,我站在塔顶
仰望苍穹
月光如练
星光点点
夜色下
城市中的万家灯火
和塔楼月色交相辉映
在这片戈壁的茫茫夜空里
风,从耳畔吹过

清晨,我站在塔顶
夜色退去的时候,霞光满天
我看见阳光穿过塔楼的缝隙
分散成五彩音符
街道上车水马龙
那是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作者来自塔河炼化)



散文

单旭泽 钱程

大漠“探路者”

胡杨黄了

晨曦中,第一缕曙光投射在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台台钻机布局在广袤的顺北油区,开足马力钻向地层深处。这里全年200多天都是风沙天气,被称为“死亡之海”和“生命禁区”。

经纬公司胜利定向井公司定向工程师李生红和他的队友,奋战在这里。

清晨,55岁的李生红沿着45级台阶拾级而上。他登上高高的钻台,神情专注指导着司钻精准控制数千米深处钻头的轨迹。

1990年刚刚接触定向工作时,李生红跟着师傅苦学技术,当时主要是通过人工定向来施工,用的设备是单点照相机式仪器。他聪明好学,又肯下功夫,很快掌握了定向井优化设计技术,在定向井施工一线挑起了大梁。

从1999年开始,李生红每年都要前往新疆工区进行技术指导和支持。

2008年除夕,他和定向井技术团队前往中石油新疆哈德4-88井开展施工作业。这口井井况复杂,属于典型的薄油层,油层厚度只有0.8米。要想让钻头在地下数千米深处“畅游”,顺利中靶和穿越有效储层,是薄油层井施工面临的最大困难。李生红运用工程软件,跨专

业研究地质建模,分层对比找油,顺利完成了施工任务。

2021年1月,李生红刚返回东营老家倒休不久,就接到重点探井顺北42X井的定向施工任务。他立即整理行装,从3000公里外的东营飞回新疆。当天20时,李生红乘坐一辆皮卡从库尔勒基地出发,一路上经过300公里的沙漠公路和200公里的“搓板路”。他边帮司机观察路况,边与现场井队联系施工进度。

长年在沙漠里施工,他要记住每一次转向,每一次拐弯。

次日6时到井队后,李生红才发现放在皮卡后面的生活物品行李箱不见了。回想了一下,估计是在“搓板路”上颠掉了。

“李哥,要不你先返回去找找?”队友看着两手空空的李生红,有些心疼。

李生红低头看看身上,好在棉工衣和工鞋还在。施工时间紧迫,他摆摆手说道:“个人的生活困难我能克服,不能耽误施工。”说完,戴上安全帽,转身进了井场。

在顺北沙漠里,风是这里的主宰,能把动的都吹成沙,把不能动的都刻成画。在数月的施工中,李生红和队员们,与高耸的钻塔一起,常常被大漠的风素描成为一幅“红衣石油人”的沙画。

寒风刺骨,风吹在脸上像小刀

子扎一样。天再冷、风再寒,李生红每天都要坚持走过45级台阶,最多时要往返10趟。粗略计算,33年来,李生红一共走过了927.36万级台阶,有76000余米,相当于19座天山的高度。

西北大漠的冬天既漫长又寒冷,他和他的梦想,一起等待春天的到来。

2021年3月11日,草长莺飞,捷报传来,顺北42X井喜获高产工业油气流,成为顺北第一口“千吨井”。

“看到自己施工过的井获得高产,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听到好消息,收到表扬信,李生红笑了。身上褪色的工衣在大漠的风中猎猎而响;脚上饱经风霜的工鞋稳稳地踏在沙漠里。

2023年,又是一年春来到。顺北84斜井再获突破,成为“深地一号”第22口千吨井,亚洲陆地上垂深最深千吨井。

从第1口到第22口,每一口千吨井的获得、每一项施工纪录的刷新,都意味着中国石化在定向、测井和录井技术的进阶和突破。

李生红和一群群红衣石油人,深深扎根在西北大漠上,成为定向施工的大漠“探路者”,很多人一辈子。

顺北,也因为他们,正在一个热词变成一方热土。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江杰

每年这个时候,天气寒凉,人穿上秋裤,设备也开始裹保暖层,胡杨便开始由青转黄。用不了几天,塔里木河两岸贮满了一年阳光的胡杨叶片,经风霜不断地摩挲擦拭,变得金光闪烁。茫茫戈壁到处流金溢彩,成为金色的海洋。

而那些穿行于密林间的作业车、运油车,就像海上穿梭的舟楫,在金色的波浪上时隐时现。在抽油机前、在管线旁、在高高的井架旁作业的石油人,身着红工装,像点点渔火,在塔河油田这片“海域”里忙碌着、收获着。此时正是夺油上产的旺季。

走进胡杨林,四五人合抱的胡杨树撑起巨型金色伞盖,络绎于道,相望不绝,让人联想到童话里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

胡杨林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水边的胡杨不仅茂盛,而且叶子的色彩更深更浓。最美的是半湖的胡杨倒影,随着微微柔波轻轻抖动,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划破宁静的湖面,拖起一条金色的缎带,缓缓向远方蔓延。

最近几年,我特别喜欢那些跋涉在沙漠边缘甚至已进入沙漠深处的胡杨。脚下万顷黄沙,眼前万里空阔,四五棵在前,三两棵在后,错落有致,疏朗醒目。即便是最寻常的黄

色,也会被周遭的荒凉和单调衬托得鲜艳和浓烈。走过四季,它们绽放得更加恣意,在孤独和寂寞里努力生长。

西北油田成立时,戈壁上本无地名。因为那些孤独勇敢的胡杨,这里便有了三棵树、两棵树的地名。从TP-1计转站走上碎石路,遇上第一个三岔口,路边有三棵品字形矗立的胡杨树,往左就是搓衣板似的井间小路,路旁有TP196、TP105等一连串油井掩映在芦苇丛中,直走穿过胡杨林就是TP-7计转站。而两棵树,

则是采油一厂往采油二厂去的最近便道。这个秋天,三棵树像金色的航标灯,给石油人指明方向。而两棵树,也会像两名身披金甲的武士,在偏僻幽静的小路上,为石油人守候。

亘古戈壁、千年胡杨,因为石油人的到来,便有了陪伴者和欣赏者。大漠里的石油人,也因胡杨,让石油岁月多了色彩、情感和向往。在西北油田,很多班组的文化墙内容总爱和胡杨扯上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养育一种精神。大漠石油人的吃苦耐劳、坚韧顽强与胡杨在品质上有着相似之处。

深秋时节,胡杨黄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从四面八方赶来,镜头里黄色的胡杨和红色的工装,通过网络,在这个深秋惊艳世界。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